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三十卷 話到前塵分明因果 談來現象洵是淫昏

話說鳳奴小姐道：「這個人只怕你還記得他哩。」仙姐道：「誰呀？」鳳奴小姐道：「就是鄧光的妹子，素娥。你終沒忘記呢。」仙姐兒想了一回道：「我記起來了，這素娥是胖胖的面盤，長長的身材。稍微有幾點俏白麻疤兒的，是不是？這個人卻是鄧光最小的妹妹。就是阿物的姑姑哩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正是這個素娥。我記得的。他比我年事大著五歲，今年該是三十歲了，他從小兒就派在我身邊服侍，陪著唸書。因此也稍微識幾個字，但是他性質不很靈利。倒比不得這兒的阿物。可以寫幾個很整的小楷。就五七言的平平仄仄，仄仄平平，也將就可以應酬應酬。如今上海詩人，什麼生、什麼客、什麼詞人、什麼室主，其實還沒有我家阿物的一點點的才調哩。」仙姐兒笑道：「你說到這麼的分際，一定要拉扯到上海的甚麼『洋場才子』、『租界詩人』的一流兒的身上去。這又何苦來呢？這一流兒洋場租界的才子詩人，須不是你的冤家對頭，又沒曾吃這一流兒的假名士，糟了身子，壞了名節，吃了苦水。不是我幫他們說一句公平話，他們雖然胡鬧不識羞，然而這種人自命不凡，竭力摹調，盡他們鬧去。若說社會公德上的關係是沒有的，還算是一群安分的動物哩。」鳳奴小姐搶說道：「我的妹子不說也罷。你終竟沒有到過上海，眼大略說了。再說這個罷。」這個當兒恰好走到一個很光昌的旅館門首，卻見招牌上寫著：風仙旅館。又掛著五七塊代寫各口輪船客票的牌子。鳳奴小姐道：「且慢，我們問問他們看，今兒下游去的甚輪船。是不是招商局的輪船，房間寬大，飯食精潔，伺候周到。雖則多使幾個錢，然而舒服的好多著呢。」說著把那輪船牌子，一塊一塊的瞧去。都是明兒、後兒開的輪船。偏偏今日是沒有的。恍然道：「今兒是禮拜日，沒有輪船開的。」

仙姐兒道：「那末多耽擱了一天了，就在這個旅館裡住著罷。」鳳奴小姐也道：「只得這樣了。」於是進了這風仙旅館。那鳳仙旅館裡的招待員，瞧是二位女校生，連忙堆上一臉的笑容，招呼著。鳳奴小姐原是遊歷過來，稍微知道些旅行的經驗。便裝做女校生的氣派，哈了哈腰道：「今兒沒有下游的輪船嗎？給我們那一個好些兒的上等房間有嗎？」那招待員一迭連聲的道：「有有。」又知道女校生旅行，不作興有累累堆堆的行李的。終不過一個大革囊，一古腦兒都裝進了。所以用不著問他搬運行李的老調兒。但只消引看房間。說：「樓上房間妥便些。」鳳奴小姐、仙姐兒跟著那招待員，一路上樓。看定了一間福字官房。居然都是西式器具，清潔非常，很為合意。招待員自去不提。鳳奴小姐叫茶房來，倒了一盆臉水，泡了一壺香茶，同仙姐兒洗過臉，解了一會的渴，使把房門掩了，斜倚在床上道：「我們談天消遣罷。」

仙姐兒也靠著道：「素娥的一段歷史，還沒有談呢。這會子最好談談，解解悶兒哩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可不是嗎，這兒卻是鑄就的，談些沒由來的閒話的當兒哇。我同你說這素娥不是逃走的嗎？」仙姐兒模擬了一回道：「這些事當時我究竟年幼很哩，如今一點影象都沒了。但不過說起這素娥來，約略似乎長長的身材，胖胖的面盤，這麼著的一個人罷哩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當時你過五六歲左右，到底記不得了。這素娥卻是輕狂不過的人。我家的小廝兒，通共不過十來個，倒說六七個是他的漢子。弄得個不成樣子了。爭風吃醋，飛短流長。頭裡只瞞著老太爺、老太太一對兒老人家。最壞的是我父親也同他不乾淨，所以把他的膽子兒，越弄越大，事情兒越鬧越荒唐了。」

仙姐兒笑道：「你說的也是，荒唐了。既然姨夫也同這素娥好上了，這素娥就不該再與那般小廝兒胡纏了。並且小廝們倒有點志氣，互相吃醋拈酸。姨夫卻度量的很，肯把自己愛過的丫頭，同小廝們公同享用。這不是講究公共道德的理想。太認真了些？」鳳奴小姐不禁發笑起來，把仙姐兒的臉，握了一把道：「你也太會調笑了，怎地叫講究公共道德的理想，太認真了呢？」仙姐兒笑道：「倒不是嗎？」鳳奴小姐道：「你還說呢。」說著又頓一頓，攢著眉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噯，不是我又是小題大做，發這議論，並且我也是個不規則的女子。雖則我這心自信不是個淫蕩女子，然而一經失足，到底洗不清楚的了。更且又乾這種遺臭萬年的勾當。按著法律，端的不能饒恕的罪犯。就這點事跡，假如不知道的呢？居然仍是個尊嚴華貴的鄧鳳奴。若是一經知道我乾了這件神人共怒，天理不容的事體，還肯當我是個人嗎？只怕豬狗還比我高貴得多多哩。」

仙姐兒道：「好姐姐，別這等的說這事體。雖然不合做來，其實何曾是好姐姐安心要做出這樣來。你說神人共怒，天理不容。我尤仙珠，第一個就肯原諒你好姐姐。這句話，卻不是我面子上的話，委實出於本心，發於至誠呢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好妹妹，你這樣的體諒我，知我的心，只怕現世界上，找不到第二個來。你我兩個，一輩子不許分拆開來。死活終要相守在一處。不是我說尖不識羞的話，那怕偷漢子的私情勾當，彼此不許隱瞞一點兒。同心合意，互相周旋。」仙姐兒俏俏的偎著鳳奴小姐的臉道：「這倒不是面子上的話，心裡已做出來哩。」鳳奴小姐瞟了仙姐兒眼，笑了一笑道：「我們說江經罷。這個白於玉，不要提他了。不但我自己心上悔，而且替你抱怨，吃這種混帳東西糟了。一言蔽之，我的不是哇。」

仙姐道：「也不好抱怨你的。終竟我自己也是願意做的事體，又不曾勉強一些。前兒的事，一概擦開，不許提了。只消竭力補救。前兒的錯誤也盡來得及，沒有遲嘍。」鳳奴小姐著實感歎了一回，方才說道：「並不是我父親不同小廝們吃醋，委實沒有知道呀。及至知道，這素娥淫賤達於極點。成日家和這許多小廝兒，都有話兒的，自然不高興了。但是拉開場面，主子奴才爭一個丫頭，你想臉上擱得住嗎？只好悶在心上，一言兒不發。一個一個的找錯兒，假公濟私，倒他們灶。因此素娥就站不住了。頭裡原想把愛上的一大堆漢子，割絕了愛情，一心注意的服侍我父親。我當初已很懂點事情哩。記得那素娥哭著笑著軟廝纏我父親，做出異樣別緻的淫情浪態，打起了千百樣的精神，多方挑逗撩撥。但是我父親不知道便罷，既已知道了，就沒意思了。定規板著面孔，搖頭不理。」仙姐兒笑道：「這是你想當然罷。難道你瞧著不成？」

鳳奴小姐道：「如今索性說個爽快罷，你想我原是曉得些綱常大道理的女子，受過閨門教育的姑娘，那裡會得同白於玉，乾出這盲詞小說上的風流勾當呢？並且男女的那話兒，老實說也不知道，就是我父親，那一天白日裡同素娥.....」仙姐兒笑道：「素娥怎樣呢？」鳳奴小姐又道：「素娥.....就是這樣那樣罷了。也沒有別的花樣呢。」仙姐笑道：「我也明白的，然而你我雖是這麼的知心識意，什麼話都說得出，究竟那話兒，到底也難出口，只好這樣那樣，算名詞的代表哩。」

鳳奴小姐道：「並不是我怕羞，說不出這句話來，須知你我所乾的許多事體，現今世界興的小說。這小說，的是開遍風氣，變化人心的利器，一般熱心志士，以提倡風俗人心，補救社會上的公益為己任者，竭力經營，編輯小說。所以沒些影響的，尚且憑空結撰，何況你我兩個端的有這麼一番歷史。覺得定不消一年半載，就有人編你我兩個的小說哩。我倒要試試當今的小說家程度如何？還是一味的導淫，使人看了高興；銷售得多，做一注好買賣。不管他隱著無窮之流弊。」

仙姐道：「你說到那裡去了？憑空的說起做買賣來哩。和我們談的正經有甚關係。怎說又是小說家的程度哩，社會上的有益哩，流弊哩，賺錢哩，拆本哩，怕不是你在這兒說夢話嗎？」鳳奴小姐道：「我好端端的說很有意思的話兒，那說是夢話。我說著一篇言語，原有個講究在這裡頭。假如替你編這小說的阿哥，編到這裡把筆扣住了，含混過去，乃是有心世道，風俗人心的；有意思的哥兒並不是只顧編輯得惹看，令人歡喜，看了無端的感動.....」仙姐笑道：「感動甚麼來呀？」鳳奴小姐正色道：「喏，就不是好了，還問得出感動甚麼來。」仙姐自知不合，忙道：「這是我的不是了，跳過了這一節，只說底下的罷。」

鳳奴小姐道：「你我兩個呢，不要說嘴上說說，卻沒甚要緊。那怕做出這麼丑的形狀來，也屬無妨，你我到底都是女子呀。假如編小說的，一牢一實，編在書上，那就壞了。可知這流弊，更甚於畫像。這罪孽定規不淺呢。我說這一套言語，你去想罷。不懂事的人，只怕還要笑我趕闊哩，假充君子哩。」仙姐兒道：「這套言語的評論，就要看評人的志趣哩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你說的是。且說當時節，吃我偷看了這個現狀，頗為詫異，然而很有趣味，因此把偷看這現狀，當作了一件正經事體。於是釀成白於玉的一段醜事來。你想呢？這段醜事的結果，直斷送了你哥哥的命。可怕也不可怕。」

仙姐道：「這一段歷史，卻很可以警戒。世界上的人，大凡做家主人的，斷斷使不得有一點不規則。可笑那些混帳男子，畜生似的家主，倒說家裡的丫頭、小子，乃是砧上之肉，囊中之物，偷摸偷摸，似乎應分的事體。而且還有一種最下流的阿物，說假如家裡有了年事恰好的齊整丫頭，不去鬧壞他，倒說是個蠢蟲。可憐你的令尊大人，不肯做個蠢蟲了。卻不道，把自己的千金小姐，暗暗裡受累了。常言道『淫人妻女，妻女淫人』，須知低三下四做人家的丫頭、小子，但不過窮了些兒。然而一樣的人呀，一樣的女子呀。」

鳳奴小姐聽了仙姐兒這幾句言語，著實感歎了一回道：「後來我父親知道，這素娥同一般小廝們鬧得個不成樣子了。便就此不高興理他了。他便自知不合。和小廝們斬斷恩情，一心注念的服侍我父親。我父親的脾氣你也知道的。何等執一。那裡能夠哄得他心回意轉呢？於是素娥明知沒想頭了，就此同最要好的一個小廝，喚叫棋兒的，一溜煙走了。當時各處找尋，竟找他們不到。直至那一年，我遊歷上海，只聽得謝金蓮（應為「李萍鄉」，後同。編者）的名字，大的了不得。那些新聞紙上，沒有一天不載著，詩妓謝金蓮的詞章哩、新聞哩。不知那一位名士，贈他一個齋匾，寫的是『天然閣』三個大字。取天然風韻的意思。因此就拿這『天然閣』三字，當做名字了。當時節，上海嫖界諸公，若是不知道天然閣謝金蓮，這個色藝雙全的名妓，是很丟臉的。假如某人叫到了天然閣謝金蓮的堂唱，是無上之榮幸。比著酸臭的東西，中了狀元還要體面。他們上海人同妓女打交道，叫什麼落相好。」

仙姐笑道：「這『落』字，倒很新奇。說印通，其實沒有什麼意思，而且解釋不圓；說印不通，然而意會過去，也很有『落』字的一段神情。不過只可意會，不可言傳呢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說起來這落相好的『落』字來，這麼一路的奇新字面，他們上海人很有幾種哩。我上海去了這一趟，吃我都記的熟了。只有他們上海人，最多這一門子的奇新名詞。」仙姐兒道：「倒好要子，你說給我聽呢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你聽仔細了，第一個就是這個『落』字。大凡是長三書寓，上等妓女，叫做落相好。這是剛才說過的，不用細說了。第二個名詞，叫做『拿』。這拿姘頭，不光是同妓女的交道了。假如騷娘姨、俏大姐，都可以拿得姘頭。至於好人家的太太、奶奶、小姐也可以找個標緻小官，拿個姘頭。怎樣叫做拿姘頭呢？就是租了一所小房子，也有一個聚集之處。大抵在六馬路一帶居多。如今聽說這界域，開拓得廣闊了。什麼閘北哩、什麼墳山路哩、寶昌路哩，還有海甯路哩。最闊的小房子卻在新馬路一帶。那個勢派彷彿候補道的公館，還要體面。這專門靠著拿姘頭當做正經公事幹的，卻是那一般女工。綜其大綱，就是湖絲阿姐，不過最著名，最多數，就是了。其實內中的支派也著實有幾種。湖絲阿姐，就是湖絲廠裡繅絲的。原來繅絲娘從古以來，很有風味的。可是不錯的。『玉集』，『長慶集』，『鞦韆集』都有題詠的。至於近代的『小倉山房』，『兩當軒』，『疑雨集』，『留戀閣』，『花團錦簇樓』，很有幾首極得神的詩詞曲。」

仙姐兒點了幾點頭道：「繅絲娘不但是詩料，而且還入畫哩。」鳳奴小姐又道：「第一等是湖絲阿姐，第二等是紡織廠、織布廠，第三等是雞毛廠、洋火廠。至於揀茶葉、剪桂圓、滾氈帽、行鞋底、刺鞋幫、洗衣服、點單子、搭錠、搗裂，這許多都是下等的了。」仙姐道：「且慢慢兒的說。這麼揀茶葉、洗衣服，我都明白。那個點單子、搭錠、搗裂，是什麼工業呀？」鳳奴小姐笑道：「這三種名目沒有到過上海，果然不知道。然而近年來，就是上海人，只怕未必知道了。何也呢？這三種工業衰落了。做這工業的女子也很少了。這簡點單子，卻是畫家的附屬品；上海人家，畫的神影。」仙姐兒道：「我又不曉得，什麼叫做神影呢？」鳳奴小姐道：「你端的是笨伯了，這神影兩字義，也可以會通的了。雖是他們上海人的俗談，然而意義卻很普通。就是我們家影堂裡張掛的，祖先的遺容呀。」仙姐兒笑道：「嘎，就是行樂。」

鳳奴小姐道：「正是呢。他們上海人畫的卻很考究，不但光是畫一個人，就算了，底下還要畫一張地毯。那地毯五採花紋，都是一點一點點成的，點得越細越齊整，價錢越貴。雖然這是呆板的，耐著心思，不算功夫，不算日子，慢慢的點去就是了。於是畫家起了花紋的稿子，僱了女工，細細兒的，慢慢的點去。當時節，靠著點單子做營生的女工，上海直有幾千人呢。如今卻興了油畫、照相。這女工就少了好些，然而二三百人還有呢。」仙姐兒聽了擺頭咋舌的道：「上海地方真真難說了。」鳳奴小姐又道：「搭錠就是糊紙錢，搗裂就是成衣匠的附屬品，專做衣服上的裂縫的，大抵是滾氈帽的女工，兼做的，何也呢？搗裂只在夏天才有，紗葛衣服，這裂要搗，棉夾的衣服不用搗，滾氈帽夏天卻沒的。氈帽要滾，這是冬令的營生。所以這兩門子的女工，可以一人兼做的。你可知道嗎？」

仙姐兒道：「懂了，懂了。這一個拿姘頭的『拿』字，直說了兩車子的話。第三個又是怎樣的奇怪字眼哩？」鳳奴小姐道：「這『拿』字，還沒講完呢。」仙姐兒笑道：「『拿』字的意義還沒盡嗎？真所謂大拿而拿了。」鳳奴小姐道：「你聽著這『拿』字的一道，也有一定不移的常理，最上等的是一般太太、奶奶、小姐、長三、書寓中的婊子，公館中的姨太太、姨奶奶，或是坐馬車吃大菜，戲園子裡去聽戲哩，總會裡去摸牌哩，都可以拿得姘頭，而且還有一件勢所必然的事體。假如愛聽戲的，就拿唱戲的小旦；愛坐馬車的就拿拉轎的馬夫；愛吃大菜的就拿伺候的細者；愛摸牌的就拿總會裡的賬房。這都是超超等的勾當。至於次等的，猶如湖絲阿姐之類，他們的世界，卻在說小書的書場裡頭。說大書的書場上，卻沒有的。」仙姐道：「說書竟說書了，怎地又要分出大書哩，小書哩？」鳳奴小姐道：「你不懂得，聽我說呢。」要知說合什麼話來，且聽下文分解。